

陶然山水，情深几许

编辑人语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山水为天地间第一生命，其有形而更有情。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正在于此。所谓心扉洞开，应在清芬明月中，在鸟鸣山涧时。

王宗伦生活的小城桐梓有一处“堰塘湾公园”，小径曲曲弯弯，或显或藏，在长廊独坐，便可观山下万家灯火。他的精神情感就聚焦在这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之中，行走其间，让人“陶然共忘机”。

清水江畔的麻江蓝莓谷是王贵休闲快乐的快乐家园。春日赏花丛、夏日采蓝莓、秋日观红叶、冬日品酒香，悠悠蓝莓谷在四季散发着独特风采，这抹承载着丰收喜悦的山水之美既属于王贵，也属于那些辛勤劳作的

果农。

北盘江南岸，水域春茶滋长，苍翠的绿色，形成了一幅天然的图画。施昱用文字勾勒出眼前的一帧帧美景。茶海绿亮江畔，几处红紫的杜鹃花点缀其中，朴素的茶园工人用心守护着这一方茶林，即便身处闹景，也倍感幸福。漫游在山水间，施昱感叹“心肃然，亦蔚然”。

小城安顺有两个“肺”：虹山湖和娄湖，那是丁杰常常去散步的地方。丁杰喜爱娄湖，因为那不仅有诗经里的鸳鸯，也有唐诗里的白鹭。草木自由生长，路旁的野花也有一处安隅，湖水静静流淌，静谧包容是娄湖别有的美丽。这份美丽是丁杰心中的图景，寓意着国泰民安。

向往山水，于是走向山水，人们常常将人的品格、气质、胸怀、志趣，都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起来。山水的热爱与情怀，引申出更多生活的哲学。从“坚守的茶园”到“包容的娄湖”，山水意象蕴含的是人们对心灵栖息地的记忆与回望、向往与追寻。

黔南惠水的王红对家乡风光有着许多具体的记忆，温柔的涟江河、欢乐的村寨、悦耳的山歌，在王红心里，家乡的山水是陶渊明笔下难寻的“桃花源”；与黔北佬族村寨有过浓浓情谊的宋小松异曲同工，他至今还记得多年前的风景和人，并将情寄托于“灰粽子”，记忆带领他回到那个热情好客的侗乡。

“寄情于山水”，蕴含着东方的智慧与哲思。从中国传

统山水文化看旅游，似乎又有了新的定义。人们游山，是寻幽访胜，欣赏它深邃拙朴的含蓄之美；玩水，是静心抒怀，感受它涓涓不涸的浩阔博大。旅游关乎美景，更关乎内心，置身山水是为心灵寻访一个自由逍遥的“无有乡”，获得精神上的快乐。

贵州是“山地公园省”，山之韵，水之灵，黔山贵水，自有风情。这一方山水塑造了王宗伦心中的堰塘湾公园，也培育了王贵笔下的蓝莓谷，一景一物，穿越时光，让人在游走中获得更多对生活的感悟。正如王红所言，那遍寻不得的桃花源，或许并不在路尽天涯的远方，而是近在眼前，当你“暮然回首”时便可见。

—— 向秋樾

蝶舞蓝莓谷

■ 王贵

春天，清水江畔的麻江蓝莓谷。铺满谷底与台地的蓝莓树上，挂满了风铃般的白色小花，蜂儿蝶儿嬉戏其间，春光照耀着枝叶，春风摇曳着花丛。蜜蜂、蝴蝶、春风都在为这异花授粉的蓝莓树充当着传递生命的信使。那些身着民族服装的苗家姐妹亦在帮助蝶儿蜂儿们干着拾遗补阙的人工授粉工作。

相传，苗族同胞是枫香树里孵出的蝴蝶生下的12个晶蛋孵化而来的，自然便是蝴蝶妈妈的后代了。她们常常在蜡染、靛染布料做成的衣襟上，刺绣着几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表达其不忘根本的禀性。蝴蝶妈妈的后代们与天边飞来的蝴蝶、花丛间游弋的蜜蜂在蓝莓谷共同酿造着甜蜜的事业。

夏天，蓝莓收获时节。蓝莓的果是穗粒状的，有点像葡萄。不过它是逐粒依次成熟的。采摘蓝莓也只好成熟一粒采摘一粒，还需特别小心，不能伤及穗上的其他果子，这绝对是精于刺绣心灵手巧的苗家姐妹们最拿手的活。

成熟的蓝莓果皮上往往覆盖着一层薄薄白色果粉，这时正是品尝蓝莓最佳时机。蓝莓鲜果的味是酸酸的，加之此时果皮果肉结合得最为紧密，咀嚼起来还兼有果皮的青涩香味。这样的色香味，想必会让那些没有到过蓝莓园，只吃过保鲜果冻果干的朋友们垂涎欲滴。

堰塘湾公园

■ 王宗伦

我家小区后面就是堰塘湾公园，出得门来，几分钟便到。这里常常成为我休闲休息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山地公园。山不高，两三百米而已。公园大门入口处是人民路的起点，正对桐梓火车站。人民路又叫新大街，是桐梓县城的南北分界主街道。堰塘湾公园坐西向东，面对新大街的车水马龙，闹中取静，动静相生。县城楼房鳞次栉比，依山而建，东南西北三面均是楼房，堰塘湾公园就像一片绿岛。

进入公园大门，便是数米宽宽的实木梯步，曲曲弯弯，或显或藏，从山脚通到山顶。梯步古色古香，两旁的翠绿植物枝桠伸展过来，像与我嬉戏的小朋友，在春风中挥手。向上攀登，循着鸟声逡巡，只闻鸟鸣，未见鸟影。凝目绿树丛中慢慢搜寻，终于看到它们欢乐嬉戏的身影。有的翩翩起舞，有的昂首高歌，有的跳跃扑腾，也有的静静地看我。

堰塘湾公园建成后，我一有空就来登临游玩。有时候看到打扫卫生的大姐，我会偷偷给她拍张照片。公园如此干净卫生，她们洒下了不知多少汗水。有时候是一群一群的志愿者，他们穿着红马甲，有的擦洗垃圾桶，有的擦拭地板，有的翻过围栏捡拾废纸瓶屑，有的打扫台阶梯步，有的修剪枝叶。难怪公园里一直都保持着干净朴素的风貌，真是感恩他们！别说木头板凳上可以随便躺卧，就连走廊的木地板上都可以坐下来玩耍，一些小孩子就蹲在地上或者坐在地上玩，有的一边玩，还一边念童谣。有时候，我就静静地坐在边上，看他们玩，听他们念，然后记下来，遇到好句子，还可收录在《童言童语》上。我的好多诗歌或者散文，就是在公园长廊里玩耍时获得的灵感。

堰塘湾公园和荣德山公园都紧挨县城，与魁山公园隔河相望，人

们出门，抬脚就到。荣德山公园的环形步道，最适合徒步健身，人们喜欢在荣德山公园转圈，特别夏天傍晚，行人如织，略显嘈杂。魁山公园呢，山高路陡，来回需一两个小时，非下决心，不便游玩。而堰塘湾公园虽然登山木梯较陡，但山顶长廊迂回，步道曲折，或上或下，人们到堰塘湾公园的相对较少，反倒成了幽静之所。公园的山顶长廊，依山取势，起伏曲折，逶迤连绵，高低错落，风格独特，宛如长城。碧红色的木廊木柱木地板与琉璃屋顶，掩映在绿树丛中，相得益彰。步行其间，履履微响。老人在山顶露台健身，年轻人在长廊依偎，有的小夫妻牵着小孩、抱着小孩，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缓缓走过，轻言软语，无限温情。

我常说，健身可到魁山公园；休闲可到荣德山公园；而静心养性，则首选堰塘湾公园。夏秋之傍晚时分，我喜欢在堰塘湾公园的长廊独坐，看山下万家灯火，听县城的各种声响，隔了一定距离缓缓传来，似有似无，反添清静之感。或是双休日早晨，太阳从东山坡斜照过来，我背对太阳，晒得暖洋洋的，然后使劲伸懒腰，向天空长长地呵气，好像白云都在随着我的气流飘动起来；下雨的时候，我则静静地坐在长廊里，看雨丝把整个县城锁起来，把天地缝合起来，“万籁从此寂，檐雨滴芭蕉。”一次，我在长廊独坐观雨。中午时分，妻子送了雨伞来接我。她说在朋友圈看到我坐在长廊里听雨，所以就送雨伞上来，接我回家吃饭……

哦，堰塘湾公园不仅美，还有情，我流连期间，时不时就浮现亲人、友人的面孔来，我和他们一起悠悠玩乐过的那些场景，时时涌上心头，空旷的山顶公园，顿时就充满了深情厚谊，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廊一柱，也顿时像亲人、友人一样，处处含情脉脉，我便如坠爱的海洋，“陶然共忘机”！

■ 王红

第一次见到涟江河，不禁惊叹它的绵长，它如一条玉带蜿蜒于涟江大坝，绵长百里。清晨，疏疏的阳光在林间跳跃，河面笼罩着一层白雾，风在水上滑行，河边的垂柳轻摇款摆，偶尔发出呢喃的声响。远山是一抹淡淡的烟痕，风吹着哨子，在河面掀起涟漪。公园里早起锻炼的市民熙来攘往，打太极、打陀螺、慢跑……岸边的柳树下闪现着运动者的身影。

午后，凉亭里摆好了棋盘，对弈的老人举着棋子思考许久，在路人眼里，倒成了一道风景。

由涟江河滋养的涟江大坝，沃野万顷，被称为惠水的米粮仓。大坝整体呈菱状，四周群山环抱，中部宽阔，两端略窄，像一条搏击风浪的大船。随季节变化，坝子景色亦变幻无穷。春天，万物吐秀，绿油油的麦苗与金黄的油菜花相映，间夹桃红李白，蜂飞蝶舞，微风轻拂，宛如一幅巨大的织锦，缓缓飘动；盛夏，万顷沃野，一片浓绿；金秋，稻浪随风翻涌，瓜果飘香。

一条河滋养一方水土，也丰富了市民的生活。每到端午，涟江河岸便聚集了上万名群众，都是从各地赶来参加“游百病”的市民，他们身着盛装，在涟江广场上对唱山歌，或是表演民俗歌舞。河面上龙舟竞渡，鼓声、欢呼声交织一片。傍晚时分，水鸟归来，栖息在岸边的树林，惊醒了天边的晚霞。有三两“钓鱼翁”在垂钓，旁边放着装鱼的竹篓和鱼饵。是夜，河岸纷纷亮起灯火，映入水中的灯火跟漫天的星斗辉映，分不清是星斗落进了河里，还是灯火点在天上。

惠水，除了水，当然还有歌。走进布依民歌《好花红》的发源地好花红村辉岩寨，在广阔的山野间，40余栋古朴的民居成了新奇的点缀。炊烟升起，被风撩拨，时而而歪向这边，时而歪向那边。时而浓，时而淡，像一幅由大自然描绘

走娄湖

■ 丁杰

安顺小城有两个“肺”：虹山湖和娄湖。安顺人有福气，有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走走转转。

我也不时去走娄湖。为什么是走，而不是游呢？因为一年要去几次，第一次第二次是为了观赏风景看个新鲜，去得频繁了，以锻炼身体和放松心情为目的，再美丽的风景也习以为常，已激发不起掏出手机来拍照和发朋友圈的兴奋和激情了，就是走而不是游了。

娄湖以前叫娄家坡水库，在原安顺师专的后面。开发后不仅拓宽了湖面，修建了亭台廊道和跑道，还改了名字：娄湖。娄湖开发以后，我走虹山湖的时间少了，到娄湖去走一圈，成了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虹湖和娄湖相比，相对远一点，但水面宽了许多，游人少了许多，真的是个好去处。

农历辛丑年深秋，我又一次来到娄湖。把车停在安顺美术馆门前，沿道时走走。这几天，一股寒流正经过贵州高原，贵州冷，安顺也冷。我把脑壳缩进羽绒服的帽子，把双手插进口袋里。风有点大，“刷刷刷”的树叶像一群鸟在树梢翻飞。

因为天冷，鲜有人迹。植物们也静悄悄的，白色的芦苇，红色的鸡爪槭，绿色的八角金盘；高的玉

的水墨丹青。

辉岩寨，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族村寨，寨子依山而建，“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位于寨子的中心。蜿蜒清澈的涟江水，潺潺绕过村子，绕过稻田，缓缓流向远方。

漫步村里，只见一条小溪流过错落有致的人家，有妇女就着溪水洗衣、洗衣。小巷纵横交错，路是青石路，由一块块青石板铺就，就像一页页手工纸叠成的一本书。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光，如今都已磨得光滑。青砖、条石、夯土砌成的古民居，显出岁月的沧桑；时间，让一些夯土的墙面风化脱落，用手触摸，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为典型的布依族杆栏式吊脚楼，二楼一底，设朝门、围墙构成三合院，堂屋陈设着布依族过去用的石磨、踏碓、服饰等，被誉为布依族文化博物馆。

堂屋是布依族家中红白喜事举行仪式、节日进行祭祀的地方。除中华布依第一堂屋，村里还有七座堂屋，分别是纺织之家、工艺之家、歌舞之家、染坊之家、酿造之家、武林郎之家、文林郎之家，展现了布依族的历史变迁。

古老的布依民居迎来送往，在温暖的夕阳里，显得格外沧桑悠远。秋冬时节，村里弥漫着桔子淡淡的香气。一棵棵金钱桔显得愈发鲜亮、红润。叶子在风中轻扬，仿佛在自己的暗语。模样一般大小的小金钱桔挂在枝上，或单个，或成串，叶子都遮不住，它们把一棵棵树渲染成桔红。

好花红村到处都是这种金钱桔。再过些时间，这些树叶落了，树上只剩下橘子，远远看去，就像挂着一树的红灯笼。风起时，熟透的桔子会落下，只需伸出手，就能收获一枚甘甜。

在古朴的辉岩桥上，几个布依族男女在对唱山歌，充满纯朴情韵的布依山歌亦在晚风的吹送下云来一样飘逸，此起彼伏，更为这温柔的夜色增添几许醉人的诗意。

兰树，矮的冬青树，外来的椰子树，土生土长的柳树，十分安静。安静中，梅月、娄九德、陈法、郭石农等20位安顺老乡的群雕像在秋风中精神抖擞。娄湖边的思齐苑，是安顺先贤群雕像，他们都是在安顺甚至贵州史册上有一席之地的人名，都是安顺的骄傲。任可澄先生胖胖的，戴着眼镜，他是我们普定马官人，他身旁的《贵州通志》厚厚的，像块碑。

这几年生态好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湖上的鸟多了，不仅有诗经里的鸳鸯，也有了唐诗里的白鹭。在娄湖，看鸳鸯成双成对地游过水面，赏白鹭成点成线地飞过天空，成了我们安顺人亲近自然，回归本真的两大享受。

高过人头的草丛里，蹲着一位裹得严严实实的垂钓者，他把鱼钩甩得远远的，把目光伸得长长的，把希望想得美美的。也许，他跟我一样，就是想求一时的清静罢了。

不停下来，不仔细看，怎么会看到还有花开着呢？路边，还有几朵红的小和几朵白的秋葵开着，蝴蝶般大小，虽闻不到她们的香，但不能忽略她们的美。路边的红端木树叶还没有掉光落尽，又从枝头悄悄地拱出了针尖大的细芽。

转了一圈下来，6600步，六六大顺。这时候，我想起了安顺地名

■ 宋小松

30年前，我从公路技校毕业分配到黔北一个叫三角坝的道班工作，养护一条泥结碎石省道。道班处于一个佬族村寨边上，佬族老乡热情好客，与道班工人亲如一家。我在那里吃到了灰粽子，与故乡的白粽完全不一样。

我认识了一个叫世民的同龄人，他高考落榜回到三角坝，家里没让他补习，他心有不甘。我们常常聊到深夜，他说他的志向是学习中医，将中华国粹发扬光大。我们更多谈到的是对未来的迷惘和期许，不知道人生将如何。眼下我们过着几乎相同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种庄稼，我养公路，都是与泥土打交道。

有一天晚上我洗掉一身尘土正准备入睡，世民来到我的宿舍，邀请我明天去他家做客。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他说有喜事哦，端午只有几天了，明天母亲要包粽子吃。我成天都跟着班长在路上忙活，哪记得端午节快到了。年轻人对吃最感兴趣，他话音未落，我欣然应允。也没什么客气之词，明天去就是了。

第二天，我在佬人家的餐桌上，一层层剥开冒着热气的粽叶，独特的粽香沁入心脾。当我剥开最里层粽叶，呈现的却是柴灰色的粽子，仔细分辨，那香气里就有了炊烟的气息。与故乡的白粽不一样，白粽只有糯米香和粽叶香。年轻的

飘逸的茶香

■ 施昱

茶园绿满山头。心突然开怀，不仅因北盘江南岸照亮人的绿海，更因为大山里孤寂的坚守，拨动了人生之弦的沉重，敬业油然而生。

车在蜿蜒的线带上爬坡过坎，始终以跋涉向上的姿势，背负着暮名而来的旅人。绿色铺染无数山峦，像燃烧的海，在陡峭的岩壁垂下。树丛中的杜鹃花，耀眼的红，暖暖地，燃烧着一路的孤寂。心开始热烈起来，在这方遥远山乡，这种落寞的暖色调衬托下，有一种朴素的力量在涌动。

旅人打破茶园的宁静，茶树枝条颤抖着滋养生命的水滴。惊飞的鸟儿发出惶恐的呼鸣。此时，眺望远山，抚慰自己，心方释然。禁不住绿色的吸引，挤上绿得发亮的山峦，仍望不到茶林的边际。

伫倚机耕道旁的观景露廊，茶林苍苍，风细细吹擦耳际斑白的鬓丝，冰凉的冷意，突然袭来，吞噬茶树茂密的叶片。天地间，似乎有一种默然的呼唤，随风而来。

茶园翠绿，江水滔滔，茶海绿亮江畔，突然被雨后的云海笼罩，可见度不到10米，队伍中的组织者小王兄弟，因身体原因，蹒跚奔忙的身影，在路旁不起眼的车辙旁，被风吹倒，露出了出来，虽然寒露袭人，他却忙得汗水湿透了衣襟，涸润了脸颊。

小王兄弟，难道不是茶林里一株坚韧的茶树？在边荒努力生长，茂盛成一树山野的绿茶，照亮了大家的行程。水城南部的茶园，难道不就是这片“荒野”，人们用勤劳与坚韧拓植绿色，以顽强的生命意识，编织风景。

群山巍巍，茶园青青，看着茶林中新建的白族小镇，白墙灰瓦的栋栋新楼，还有翡翠般的山城春湖，以及前来参观学习客商，我不仅一次叩问自己——荒远的土地，怎样才能种出希望？来这里，

我第一次见识灰粽，没有敢下口。主人家显然看出来我这个异乡人的表情包含着疑惑和诧异，急忙热情地给我介绍灰粽。

原来，佬人包粽子加稻草灰，是为了粽子能多存放几天。放在粽子灰是有讲究的，要用糯谷草烧制，因佬人认为糯草是糯米的衣服，它们最为搭配，最为相融。如果添加其他柴草灰进去，保质功效有，粽子的味道却大打折扣了。

和灰粽一起端上桌的，还有佬族独有的油茶。我的家乡也有吃油茶的，但做工极为简单，只是将茶叶用油炒一下加水煮沸即可。而佬乡的油茶，工序繁复。先将茶叶用油炒，加水煮，水快干时用木瓢将茶叶碾成泥状，称为茶羹，茶羹可以保存几天，想吃油茶时，舀适量茶羹再用油炒了加水煮沸，才成为油茶。用油一般是常年有柴火熏着的腊猪油，有独特的香味。吃几口灰粽，喝一口油茶，不会噎着，真是绝配。

我只有在三角坝工作一年就调走了。那时正兴起外出打工，世民也去了外省，我与他竟然失去联系，不知道他实现当年的理想成为一名中医没有。而粽子呢，后来在城里吃到各种花样的，肉粽、果粽、八宝粽……它们都取代不了我记忆里灰粽的位置。我吃着这些五花八门的粽子，思绪却回到那个炊烟缭绕的佬族寨子，仿佛看到年轻的我咬了一口灰粽，又喝了一口油茶。

山重水复，道阻且长。

在水城春湖畔的品茗室，几名书友泼墨挥毫，大有穷其一生之功，方能书写挚爱茶园的情怀。茶室里的姑娘，面对鱼贯而入的客人，她们以及专业的茶道表演应到自如，这给了我一种启示——身处大山，只要练就一种坚韧的性格，敏学的本领；只要发展的路子正确，这里的人们就如如同顽强生长的茶树，茂盛成大山里的希望。

茶树由一株发展到十几几十株，由一片发展到几万亩，茶苗突破干燥黄土，发展到山的南面，这狂野的势头，心肃然，亦蔚然。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不由得让我想起水城春茶园的工人。春寒料峭，雨雾纷纷，推开车门，一阵冰凉的雨雾，让人打起寒颤。不过连绵起伏的群山，茶林迎春的绿意，恣肆蓬勃，林中几处红紫的杜鹃花，在茶林中灿烂的笑脸，与苍翠的绿色，形成了一幅天然的图画。

在鲜红的杜鹃花丛，几名茶园工人，冒着缤纷雨露，看护茶林，扶持伏倒的幼苗，小心地培土固根。工人和茶树互相依偎，共同抵御御风的侵袭，迎来了江畔的朝阳。

“兄弟，你冷不冷啊？”“冷啊，但这能绿化生态，又能致富家乡，还能照顾家里老小，这点冷算啥？”工人们早已习惯。我心凛然，一股暖流涌入全身。

风雨渐渐猛了起来，我主动加入劳动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在深绿的茶林，给茶树修枝，为幼苗松土。茶园中，我触摸到茶树的脉搏跳动，和工人兄弟们倾诉春天的种植，分享他们劳动的快乐，交流水城春茶的制作和销售，全然忘记了返程的时间。

这是孤独的风景，幸福却在心底荡漾。辽阔的南部茶园，在春雨中，我闻到飘逸的茶香，感知到幸福花开的声音，像这无穷的茶叶，在江畔滋长。